



## 《其佩文存》里的慧兄

◎祝淳翔

前天收到严建平先生编的新民晚报老报人沈毓刚文集《其佩文存》，由于我在编集过程中略出绵力，故承蒙惠寄一册。沈老先生我是很早就注意的，曾用名沈翊鹏，在民国《万象》杂志已发过科普译文，1949年后加入亦报社，后并入新民晚报社。一度入职上海编译所、上海译文出版社。1982年晚报复刊，沈先生回社里继续发挥余热，为之出谋划策，尤其在拓宽稿源，培养新人等方面，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。

20世纪80年代，沈先生用其佩笔名，以书信形式在晚报发了不少随笔，这次的文存大抵收录了。收信人抬头写得简略，凭我的阅读经验，有些似不难判断。譬如廷兄指翻译家陈良廷；君维、枚屋、东方兄都是李君维；给寂兄的信谈及哈同花园，那他是小说家沈寂；给申兄的多谈巴金，此人即纪申，也就是巴金的弟弟李济生；给谷兄的呢，谈及英汉大词典，显然是主编陆谷孙；万兄、信兄，估计都是翻译家杨立信，笔名杨万。

书中一文，收信人是慧兄，倒是值得探究一番的。文章内容与1970年出版的美国畅销小说《爱情故事》有关，为了不妨害本意，在此做些摘录：

书架弄得十分凌乱，下午想理一下，但又无从下手，理不出头绪。却翻到了《爱情故事》，译者是两人，那名字我可从未见到过。扉页上写着“译者”赠，似乎是你的笔迹，时隔两年，我就记不清了。大约是你跟“荣哥儿”或“田螺姑娘”合译的吧？

这书旁边还放了一本《美国小说两篇》，是“四人帮”时期出版的，译者的名字是用几个人的名字凑起来的。我断定新版只能是你们两个人合译的。你们一贯翻译正统的、文学性强的作品；到了译这种通俗小说，你们连“藏头露尾”的署名法也干脆抛弃，索性采用谁也猜不出的笔名。

作为探究笔名背后真人的重度爱好者，我见到这两段话兴奋异常。查《美国小说两篇》1974年年初版，内部发行，为两部中篇小说的合集，前者《海鸥乔纳森·利文斯顿》，译者晓路；后者即《爱情故事》，译者蔡国荣。十四年后，上海译文出版社重出新版，译者采用新署名：舒心、鄂以迪。结合其佩文章可知，慧兄估计是翻译家蔡慧，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官网上的馆员名录中有他，称其原名蔡武进，上海青浦人。其祖上据说是朱家角的富商，本人行事却异常低调。译著若干，其中包括《爱情故事》。荣哥儿，即其好友翻译家荣如德。至于他们为何藏头露尾，起舒心、鄂以迪这样的奇特笔名呢？或许如一位朋友辗转听来的，与上海话“索性恶一点”谐音，然询诸荣如德本人，却未予认可。究竟如何？答案在风中飘。

## 《一千零一夜》插图选(9)

吉尔伯特·詹姆斯绘



阿拉丁在花园里摘那些漂亮的果子。



### 考古笔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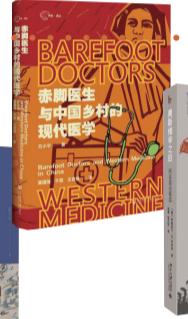
李零著  
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

《考古笔记》是李零在疫情期间阅读考古学史书籍写下的读书笔记，上篇从博物馆说起，围绕“考古学”展开；中篇聚焦考古学领域的核心人物夏鼐、苏秉琦、张光直，围绕他们各自所持的观点及著作展开；下篇聚焦李零与之惺惺相惜的考古学家柴尔德。

### 观无量：壁画上的中国史

苗子今著  
北京大学出版社

中国壁画主要分两类，一类是墓葬壁画，一类是宫殿寺观石窟壁画；一在地下，一在地上，各有千秋。作者的前一本书《观我生》聚焦墓葬壁画，以墓葬壁画的解读还原墓主人的生命故事和其背后的时代历史，而《观无量》一书则针对宫殿寺观石窟壁画展开。



### 赤脚医生与中国乡村的现代医学

方小平著  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1968年，在“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”的号召下，建立了以社队为基础的“合作医疗制度”。赤脚医生还与社队干部、民办教师、农技员和大小队会计一起，构成了与道地的“泥腿子”们相对应的某种准知识、技术或管理阶层。

### 奥斯维辛之后

[德]特奥尔多·W·阿多诺著  
北京大学出版社

“论笔”意谓“具随笔之形，有论文之实”，是阿多诺特别推崇的一种述学文体。本书试图呈现这位思想家在社会、文化与文学层面的相关思考。因“奥斯维辛”是阿多诺的创伤性内核，“奥斯维辛之后”又是覆盖其整个思想话语的重要哲学命题。



## 赵其文 “不懂古典文学”

◎萧规

1957年5月底、6月初，文化部召开了几次编辑干部座谈会，据当年的会议纪要，个别与会者的意见颇为直接甚至尖锐。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舒芜说，“二编室副主任〇〇〇根本不懂古典文学，把王国维说成是唐朝人，就因为是党员才硬塞在这个岗位上”。此处以圆圈替代的人名已不可知。但就在这几次座谈会前的5月初，文化部还召开过各直属出版单位负责人座谈会，该社副社长王任叔说：“主张任命舒芜为第二编辑室第一副主任，赵其文为第二副主任，送到局里后，因为赵是党员，就改为第一副主任，结果，赵的能力不够，工作抓不起来，很苦恼，而舒芜又不高兴，虽然赶快补救，任命舒芜为编审，但意见还是没有消除。”据此，那被舒芜批评之人即赵其文。

赵其文生于1903年，是四川江北人，1923年，先后进入北京大学音乐研习所与国立艺术专门学校学习，在校期间听过鲁迅讲课，并与鲁迅多次通函。现存鲁迅复函之一提到《过客》的意思就是反抗绝望，在20世纪80年代重新披露之后，“引发出了汪晖的《反抗绝望》一书，成为20世纪末鲁迅研究一大新论”。

1928年，赵其文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在四川从事地下党活动。1954年3月，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，并于同年6月任第二编辑室副主任。当时的主任是副总编辑聂绀弩，在他看来，赵其文“喜欢向上级领导‘打小报告’，品质不好；业务能力‘在一般水平之下’，业务不强”，所以不久就被“调到新成立的五编室”。虽然时隔多年，但舒芜还耿耿于怀，并在座谈会上旧事重提，可见“意见”确实“没有消除”。

1959年，赵其文“因外单位一份所谓交代而蒙受不白之冤，长期受到迫害”，直至1980年去世，“政策还没完全落实”。而其死因，则传与医疗事故相关。



蟹青色军服的敌人，闪白的枪刀，仿佛是在扬威，真令人愤慨！为什么广袤的国土，竟容凶恶的敌人站足？我怒火在胸中燃炽了，热血在怀间奔腾了！”

如此激昂的文字，与全书“静雅冲淡”的风格截然不同，也不属于“吃点清茶，听我闲话”之列。作者编选此文作为全书最后一篇，无疑是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。热爱文学，憎恨侵略，可谓爱憎分明。

## 《茶墅小品》最后一篇

◎莫泊

姜德明有一篇书话介绍吴秋山的《茶墅小品》。原书系1937年北新书局出版。书前谢六逸序中说，这些小品文的风格与萩原井泉类似。作者自序也引用厨川白村《出了象牙之塔》里关于“随笔”的一段话来说明自己文章的性质。翻阅《谈茶》《鲥鱼》《西湖的莼菜》《故乡的端午》《深夜的叫卖声》诸篇，像周作人的小品文一样，日本文学的影响显而易见。

姜德明收藏的《茶墅小品》是个

残本，他写道：“书中最后一篇《战后的沪北》，是写一·二八事变后的战区惨状的，出书之际恰好发生七七事变，不知是书店怕惹是非撕去这一篇，还是原来藏书者害怕撕去的。”

我见到的这册《茶墅小品》是完整的，《战后的沪北》两页四面。姜德明未读原文，但猜测不错，作者是满怀一腔愤懑和伤感，踽踽独行于荒凉的战区：“从花园街到雨园的抹角处，及铁道旁边，狰狞地立着几个